

臺大與我

虞兆中

我與大臺

中兆虞

D&E 圖文技術服務有限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臺大與我 / 虞兆中作. -- 臺北市：圖文技術，

民 86

面： 公分

ISBN 957-98458-1-6 (平裝)

1. 高等教育 – 論文，講詞等

525.07

86014516

臺 大 與 我

(非賣品)

作 者：虞 兆 中

發行人：倪 惠 姝

發行所：圖文技術服務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辛亥路 2 段 171 巷 3 號 7 樓

電話：(02) 735-0607

傳真：(02) 735-0619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出版

ISBN 957-98458-1-6

前 言

年過八十，不免懷舊。往日一些切身有關的文字資料：自己講的寫的，出自肺腑，能不偏愛；他人的訪問評論，惠我良多，能不感動；任其散失，總覺不忍。於是編印了這本集子。

這本集子收納了我的幾篇演講與寫作，以及幾篇媒體的訪問報導，幾篇學人的評論，和少數信函等文件。內容大多圍繞著我長期任教的臺灣大學，兼及我就讀和一度服務的母校中央大學。其他亦都是教育方面的文字。書內凡非本人作品均列作者大名，並於文後註明出處。

這本集子不失為個人所思所為，所受所與，點點滴滴的紀錄，堪以反映我對往昔工作的追懷和珍惜。且願藉此向曾給我鞭策與協助的人士謹致永恆的欽敬和感佩之忱。

書內各篇都是已發表的文件，曾蒙林聰悟教授和倪惠姝女士整理校閱，並於印製的過程中多次檢查勘誤，十分感謝。

此書為非賣品，將分贈友朋與親人聊作紀念。並供免費索取，可惠示發行人，當即寄奉，亦算對關心人士的敬意了。

您的費時閱覽，是我的榮幸，十分感謝。

目次

前 言	vii
臺大與我	1
歉疚和感謝	39
七十三年五四學生陳情事件	43
大學之內與外 王靖獻	49
校園理想主義的復甦及再肯定 郭世袖	53
虞兆中接長臺大 各方深慶得人 珊 宜	57
溫文敦厚的祖父愛 倪衍玄、陳榮庭	65
談大學教育的真精神 楊麗文	71
讓大學擁有宇宙精神 蔡詩萍	81
虞兆中校長為明日臺大 勾畫一幅美好遠大前景 盧世祥	89
桃李又春風 伍心儀	93
杜鵑城內芬芳滿校園 臺大學生感恩大行動 林鶴玲	101
虞兆中與臺大人 陳揚琳	105
一封大四同學的信 [未具名]	107
三十七年歲月以臺大為家 沈 靜	111
臺大教職員茶會送別虞兆中 林英喆	115

三年來表現可圈可點

虞兆中退休滿懷輕鬆 [新聞報導] 117

兩封謝函（一）退休謝同仁

（二）任滿離職謝同仁 121

大學之道 123

大學生的自我期許 137

大學階段的自我塑造 147

雄心壯志勉青年 155

你的畢業正是你的開始 161

爲自己創製無憾的故事 165

升學主義阻塞學子思考 劉 玲 169

大學生的理念 陳永辰、蔡宇泰 171

在臺大四年，若沒有參加

服務性社團活動將是一件憾事！ [專訪談話] 175

靜思與傻勁 [專訪談話] 179

懷抱理想，開創自己 [訪問記錄] 183

勤於用腦用手來誘導開發自己的潛能 191

珍惜與策勵 195

通才教育在臺灣大學的起步 199

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臺灣大學的通才教育 陳舜芬 223

點線面體談通才 許司烈 259

虞校長談通才教育 張良輝 271

解臺灣通識教育習題 金傳春	275
培養有使命感的「高品質」人 [新聞報導]	283
突破「標準答案」 羊汝德 附新聞報導三則	289
標準答案！ 史 銘	295
影印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序	297
校園規畫的現在與未來 李挺生	299
六十八年教育部教師節餐會中代表教師致辭	313
和諧合作繼往開來	315
校友永遠是學校的支柱	319
張進福教授來信和我的回復	323
諄諄君子的吳順昭教授	325
自信自強立身立業	329
從學生名錄談中大往事	337
致中大機械系三二級校友的信	349
記老校友、前臺大校長虞兆中教授 孫文治	351
虞兆中教授在受聘東大名譽顧問 儀式上的講話 [記者記錄]	357
仰之彌高 茅聲燾	365
三緣二記 茅聲燾	385

臺大與我

陳校長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：

8 月 22 日陳維昭校長邀我在今年學校五十周年校慶的一項活動「臺大與我」演講系列中，於 11 月 2 日，也就是今天，在思亮館國際會議廳，作首場的演講。非常感謝陳校長的美意。

我於 36 學年度來校任教，於 69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時退休。半年後，於 70 年 8 月又回校任校長三年，至 73 年 8 月 1 日恢復退休。所以今天報告的內容以我在校服務期間為範圍，談些見聞、工作情況、自身體驗和感受。分為臺大校長們與我和臺大情兩部分：前者略談陸志鴻、傅斯年、錢思亮、閻振興等四位校長的作為以及他們和我個人之間的一些事情。亦敘述幾項我主持校務時期的工作。後者包含若干同仁、同學與我的往還，一些不很尋常的故事，和我對臺大的懷念與祝福。

臺大校長們與我

陸志鴻校長 (35 年 8 月至 37 年 5 月)

陸志鴻先生是對日抗戰勝利後，應命來臺辦理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成員之一。於民國 34 年 11 月 15 日接收後，學校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。初任工學院院長。於 35 年 8 月繼羅宗洛先生為第二任校長，至 37 年 5 月離職。我來校時陸先生已掌校一年。學校顯然還在接收初期，百廢待舉的處境中。當時

人力、物力、財力都捉襟見肘，很不充裕。學人性格深厚、責任心強烈的陸教授為拓展校務殫精竭慮，真可說是筆路藍縷，備極艱辛。陸先生辭離校長職務後，便回到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的材料試驗室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。至今，他是回任教職的惟一校長。

陸先生是我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授業教授。陸老師講課內容豐富，往往下課鈴響，意猶未盡。陸老師一向以試驗室為家，一早到校，有時到深夜才回家。這些深刻的印象在他從臺大校長室回到機械系後又復重現。他立即進入狀況，再度沉溺於試驗研究工作。在高強度鋼和半導體材料的研製方面獲有卓越的成果。陸先生於 62 年 5 月 4 日因患胃癌逝世。60 年間曾經手術治療，出院後便回系授課，到試驗室工作。他對教學研究懷有忘我的熱愛，由此可見。我對這位老師，這位傑出學人的敬業精神，由衷欽佩。

陸先生於 35 年接掌校務之初，就邀約我來「看看」。一年後才成行。想不到這一看，竟看到退休。他開啓了我和臺大之緣，令我在臺大度過漫長而不覺其漫長的難忘時光。我很感謝他。

傅斯年校長 (38 年 1 月至 39 年 12 月)

關於傅先生，我曾有這樣的一個小故事：71 年 12 月 24 日我在學生活動中心午餐後走出中心大門，見到不少同學在草坪上享受冬天的陽光。那真是晴空萬里，風和日麗，一掃多日來陰霾鬱悶的好天氣。我對同學們說：「你們生不逢辰，要是現在的校長是傅斯年先生，今天放假。」在我腦際，羅家倫先

生以「縱橫天岸馬，俊逸人中龍」形容才華洋溢，個性灑脫的傅斯年先生，似乎會有這類舉措。再則，傅先生的來校又何嘗不像那天的太陽，有光有熱，給學校帶來了一番新氣象。

傅先生於 38 年 1 月來校接事後不久，就著手一項工作：調查教師學養和授課情形，據以調整同仁的薪俸以求待遇的公平。他是從各種途徑，明查明訪，尤其重視直接從學生那裡取得的訊息。同學如有事找校長，他便會問他們上課的情形。他亦會在午餐時刻到學生餐廳去，一面啃著麵包一面和學生聊天，探詢他們對老師的觀感。在 6 月間的校務會議中就此事有所報告。他公開的說，依據他的調查，同仁中有待遇偏低的，將酌情加薪；有待遇偏高的，將在若干年內不予加薪；亦有不適任的，將不予續聘。對不予續聘的同仁，他會事先函告，如有意見，歡迎面談。後來執行時未聞有何問題。這種事與個人的切身利益有關，不易處理可以想見，尤其對不續聘的人更是何等刺激，要不是傅先生確是以事論事，公正無私，公開明朗，怎能無風無浪的達成。

傅校長的言論令臺大人最爲珍惜的，是他在 38 年 11 月 15 日校慶典禮中的那篇演講。主要內容是以敦品、勵學、愛國、愛人四事勉勵同學們。這八個字後來便成了臺大的校訓。講辭的最後，他用了斯賓諾沙的一句名言「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」作爲結語。他的期望是如此崇高。這四事和一句話無異是兩大指引，爲臺大懸掛了二盞明燈，要臺大人永遠向上看。

早期臺大的經費是由臺灣省庫撥支的。所以校長經常要到省議會打交道。39 年 12 月 20 日傅先生在省議會與議員們

折衝中，一時情緒激動，猝因腦溢血不治逝世。全校同仁和學生對這位付出生命，因公殉職的校長哀傷之餘，更是崇敬懷念了。於是他的嘉言懿行被臺大人奉為圭臬，歷久不衰。似乎傅校長永遠在引導我們。

在此我想談兩樁凸顯傅先生性格的事：一是他在校務會議上與盛成教授的對話。那時學校實驗林因面積廣大，且林木資源被視為具有收益的財富，它的管理和經營成為校內外注意的焦點。在一次校務會議中盛成教授對實驗林多所批評。為加強發言的分量，他說：「我當初是學農的，現在政治系教書，混飯吃罷了。」校長遇到專家，無言以對。會議仍在進行，傅先生忽有所悟，於是中途插話，說：「盛教授，你當年到底是學農的還是學林的？林與農是不同的。」引起會場一片笑聲。另一事是他和盧衍祺先生為助教簽到問題的爭論。38年秋季開學時，傅校長鑒於有些助教在學校的時間太少，作了助教須與職員一樣，要按時簽到上班的規定。當時助教們大多認為助教的工作性質異於職員，難以遵行。其中土木系助教盧衍祺先生（現已退休，為名譽教授），曾逕函傅校長表示抗議。傅校長接信後便請盧先生到校長室面談。由於兩位對助教的定位看法有別，盧先生堅持助教屬於教師系統，傅校長卻將助教視同學生。各說各話，沒有結果。最後傅校長稱盧先生是「書生脾氣」；盧先生則以「傅校長講道理」回應。從此助教簽到事件也就不了了之，等於接納了盧先生他們的意見。傅先生素以剛強稱著，這兩樁事不失為他剛強中的溫柔了。

至於我和傅校長，曾蒙他兩次給我加薪並升等為教授。現作簡略報告。我在傅校長到校後的次月，即38年2月下旬

接獲年功加俸三十元的通知。這項加俸是代前任莊長恭校長補辦的，所以生效時間追溯到 37 年 8 月。5 月中旬復接加俸五十元的通知，當月生效。這是經他調查後的薪給調整。39 年 8 月復改聘我為教授。非常感謝傅校長對我的優遇。關於加薪一事，我不無感想。傅校長對我以往一無所知，經他檢驗後的加薪該是出於客觀的衡量。由此可知陸校長當初給我的核薪偏低。陸校長是我的授業老師，而且我又是陸師一再邀請來校的。我覺得陸師這樣待我正是合乎我中華文化的處事之道。因此使我想起抗戰時期，我在重慶中央大學服務時，住在宿舍鄰室沙教授的一段切身故事。他原是浙江大學的資深副教授，多年來列入升等的名單，可是到了最後關頭，與他私交甚篤的竺可楨校長的「現在名額不夠，憑你我的交情，你看怎麼辦。」一番話，把他勸退了。名額永遠不夠，他的升等也就年年落空，於是他離開了浙大。34 年 8 月抗戰勝利後不久，他接到竺校長一封召他回去幫助學校遷返杭州的信，便立即請辭中大教職，應召歸隊回浙大去了。這種公私分際的情誼表現，已不多見。想來陸師給自己的學生偏低的待遇，也便是基於這種公私分際的觀念。對於涉世不深的我，無異是嚴肅的教導，我至今心懷感激。後來我自己行事，竟很自然的亦有類似的作風，也許不免遇到不被諒解的情形。

錢思亮校長 (40 年 3 月至 59 年 6 月)

第五任校長錢思亮生生自 40 年 3 月到任至 59 年 6 月離校，在職 19 年又 4 個月，是歷時最久的校長。大家對錢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他樹立了「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」（簡稱為聘審會，現為教師評審委員會）的權威。記得他出任校長不

久，聘審會否決了二位有名人士的聘任案。其中一位還是他的親戚。他尊重該項決議。此舉獲得教授同仁一致的欽佩。聘審會的組織是這樣：教務長為主席；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；各院教授二人為委員，其中一人由各該院出席校務會議的教授互選（票選）產生，另一人由校長推薦，而錢校長卻將教授互選得次多數票的教授作為他推薦的人選。由此可見他對教授同仁授權的程度。至於聘審會的運作，則有這樣的特色：對於提聘案如有一位委員提議投票，可不必作任何說明，便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。對於所有否決案，亦須同樣經投票的程序。這種充分尊重委員們自由意志的做法，過程嚴謹，增強了委員們的責任感。所以這一聘任制度的執行深為全校教師同仁所認同與維護。臺大的校長亦從此解除了八行書的困擾。我認為這件事可說是臺大教授治校的濫觴，而竟由當時的校長錢思亮先生所主導建立。非常的難得。

錢思亮校長對學校另一項重大貢獻是營造了雍容大度的臺大文化。錢先生為人溫和、誠懇。儒雅的氣質自然流露。他說話緩慢，鮮有激烈的言論，而且實話實說，不為做不到的事掩飾，不排斥不同的意見，不搞派系圈圈，使同仁們彼此尊重，培養了校園祥和的氣氛。在任何會議場合，同仁們可以暢所欲言，為一事不妨意見紛陳，爭而不吵，無不保持君子風度。我幾乎未曾發現同事有對這種氣氛不喜歡珍惜的。臺大同仁普遍的對學校懷有高度向心力，便是這樣形成的。

我在錢校長任內的 46 學年度，開始擔任土木工程學系的行政工作。有感於提昇學術研究的重要性，就著手籌設研究所。當時工學院名義上設有電機工程學研究所，但從未招生。

所以對這項突破性的計畫，院方鑒於現實條件，提示我們要面對三個不能：一不能增添教師名額，二不能增加經費，三不能妨礙大學本科的教學。不過錢校長卻一再表示，土木研究所一旦成立，便享有已設研究所的同等待遇。研究所終於在 49 學年設置招生，51 年 6 月有了首屆的碩士班畢業生。我於這項自訂的任務達成後，即向學校請辭系所主任兼職，同時建議院系行政職務的任期制度。與錢校長面談時，對於我所談院長系所主任任期制度的一籬筐道理，他四兩撥千斤的一句話「任何制度有優點也有缺點」，作了回應。他基本的認為一動不如一靜。錢先生除了誠摯的態度感人外，他的扭功也是不易抗拒的。就這樣我的主任兼職延續了三年。到了 54 年，我下定決心，再度請辭，先後給錢校長十二封信，他亦回了我十一封信，加上幾次面談。最後他以「兼任行政職務請假」的方式讓我先請假一學期，而後再續假一學期，然後才同意我的辭職要求。所謂「兼任行政職務請假」可能是錢校長臨時想出來的奇招，因為就我所知，既無先例也無後例。可見爲了我的請辭，他著實費了一番精神，我至今猶有歉意。對於他的厚情更衷心銘感。

民國 70 年 7 月 20 日政府發表我出任臺大校長，21 日下午接到聘書，次日清晨我往訪錢思亮先生向他請教。蒙他允我所請，將參加以後學校的各項重大慶典和活動。錢先生對於這項承諾信守不渝。在我的三年任期內，歷次的校慶典禮、畢業典禮、春節茶會、教師節茶會等場合，他一定翩然來臨，從不缺席。同仁們和同學們也因此常有機會，對這位風範感人的前任校長，表示敬意。

閻振興校長 (59 年 7 月至 70 年 7 月)

繼錢思亮先生之後，閻振興先生出長臺大。同仁們對於他的國民黨籍色彩相當關注。他來校後十分尊重學校的傳統運作，一切依舊，人事亦鮮有變動。直到二年後的 61 學年度開始時，他聘了四位院長：理學院的林渭川教授，醫學院的李鎮源教授，農學院的劉棠瑞教授，和工學院的我，以及新聘的教務長魏火曜教授，竟都不是國民黨黨員。這樣的人事安排，大大出人意外。有異於當初「閻振興是為國民黨接收臺大」的傳聞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，這種可說黨而不黨的舉措，的確是難能可貴了。

閻先生長校期間為學校做了一項至為難辦的事：清除了校園範圍內和周邊的多處違章建築。以第十一學生宿舍（在操場北方的西側，現已拆除）前的違建區而言，它深入學校圍牆之內，不僅環境髒亂，而且藏污納垢，成為治安的死角，不乏有權勢的人居間作祟，情況很不簡單。又如大門外左側羅斯福路人行道上遍蓋了二層的商店兼住屋，有礙觀瞻之外，形形色色的什物經常侵入傳園，難以防範。凡是違建一定和住戶的利益密切相關，他們抗拒拆遷無不用盡方法，不擇手段。要不是閻校長因其黨政淵源，得到有關各方的支援協助，一批一批違建的清除怎能做到。過程中，校長宿舍還是不免多次的被違建戶群眾帶了寢具和餐具闖入抗議，久久不肯離去，給閻校長和家人們諸多的困擾。

我在閻校長任內擔任工學院院長六年又十一個月之久。閻先生是學工程的，可是工學院各系所延攬教師，他從來沒有建議過人選。他還和我是土木工程的同行，而他聘請營繕組主

任，卻堅持仍按錢校長時期往例，由我推薦。他亦很少主動過問工學院的一般事務，倒是院方想做的事和提出的計畫都會得到他的認可與鼓勵。因此我體會出我是被充分授權的來辦理工學院。這當然加強了我的責任感。事實上我和閻校長之間的確沒有溝通的問題，也有足夠的默契。記得 62 年 8 月 17 日茅聲燾先生來校接任土木系所主任，我陪他去看閻校長，他們原不相識。我對閻校長說：「現在我們將土木系所交給茅先生，我們要支持他。」支持二字是什麼意義，相信閻校長明白。那就是土木系所的事務，除非有特殊的理由，主任的決定便是最後的決定，院長不可更改，校長亦不可更改。當時茅先生還不到三十歲，這樣授權的強調有其必要。我們也確實是這樣的做了。

關於閻先生與我個人之間，有三件事不妨談談：其一是我接掌院務不久，有一天我對他說，我想敲敲中山科學研究院的大門。那時閻先生名義上還兼了中科院院長的職務。過了幾天，便有一位中科院的處長來訪，說是奉了中科院院長之命特來邀請臺大工學院院長訪問中科院。於是我們工學院同仁應邀首次到中科院參觀訪問。不久，果然訂立了臺大與中科院合作的辦法。但因種種原由，成效有限。其二是我的院長職務應於 66 學年度結束時連任二期屆滿，不料因我是在 61 年 9 月接事的，閻校長認為我在職未滿六足年，硬要我補上一年，於是我就做了六年又十一個月的院長，亦算特別了。其三是我繼他擔任校長後，為學校的事常向他請教。他都會無保留的表示意見供我參考，至於我怎樣思考，他毫不介意。他的這種胸懷，對我的這份情誼，怎能不令我感念。

我意外的出任校長 (70 年 8 月至 73 年 7 月)

退休教授出任校長爲以往所未見，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。我的任命出自政府的遴選。想來是他們的觀察欠周，一年後發覺我的作爲不符他們的希望，所以此後的兩年，有關方面是以極度的容忍，我才得任滿三年，再恢復退休。離職後我的處境因此也不難想像。今天承蒙陳校長的厚意，在我離校十一年之後，邀我回來，面對臺大人，作此演講，不無感慨。在職三年中，頗多可談的事，今天僅就制訂校徽，實施通才教育，和規劃校園等三事作簡略的報告。

有關校徽的制訂，閻振興校長時期便已有一些動作。我接事後深感這代表學校的標誌確有需要。於是在 70 年 10 月 20 日行政會議中訂定校徽的徵選辦法後，便開始推動。經徵圖、初選、複選等程序所得三件圖案，在同年 12 月 27 日的校務會議中，提請討論。同仁們紛紛發言。取保留態度的認爲設計校徽是多此一舉。有位先生說「臺大三十多年來沒有校徽，沒有校徽就是臺大的校徽」最爲突出。不過大多同仁以爲不妨或應該有一校徽。可是對於徵審的三件圖案幾乎都不同意。故決議成立專案小組，並授權會同行政會議出席人員來處理。亦即席推舉文學院的林文月教授，理學院的楊維哲教授，法學院的袁頌西教授，醫學院的鄭聰明教授，工學院的王鴻楷教授，農學院的李文瑞教授爲小組委員。這樣，這專案小組就負起了後繼的工作。經小組同仁的集體努力。終於在 71 年 6 月 26 日的校務會議中，通過了專案小組所提出，由游光義先生繪製的校徽圖案。這校徽圖案是經三次行政會議，六次專案小組會議，二次專案小組暨行政會議聯席會議，二次校務會議等集思